



宋舫戲曲集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宗春舫戲曲集第一集

序

余讀劇垂二十年，讀雖勤，未嘗敢操觚寫劇，尤不敢率意造作悲劇，蓋有三故焉：一則生性不近悲劇，所謂愁苦之言易工者，余實未敢置信；二則寫悲劇宜有本事，而所聞所見，無一可意者；三則涉世未深，對於人間之事物，自問無所窺見；坐此三端，惟有擱筆而已。比年以還，始稍稍寫爲短篇趣劇，其視悲劇，難易不啻天淵，然求其隱心貴當者，亦不數數觀。此猶詩中絕句之於歌行，長篇歌行，誠當精力瀰滿，而絕句之風神綿邈，又非深於詩者不能也。余之集此三種短劇爲一卷，匪曰能之，嘗試而已，自不敢擬於作者之林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晦日，宋春舫自序於上海。

目 錄

五里霧中.....	一
一幅喜神.....	五三
原來是夢.....	八三

宋春舫戲曲集第一集

「五里霧中」之經過

「一幅喜神」是在民國二十一年正月出版的，恰好在九一八——一二八之間，從我個人方面，這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那時我在青島，費了一星期之久，纔把劇本寫完。往常聽人說「Noel Coward」的寫劇，無論歌劇獨幕劇或三五幕劇，祇須四五天便可繳卷。如此說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但如此，我寫劇雖然祇費了一星期，然而從擇題佈局起，直到種種問題，如佈景遵白等等解決為止，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年頭。我還記得在北大講堂上，一有功夫，便和學生討論這劇本應該如何寫法。在朋友家中高興起來，便請教朋友，可惜中國對於寫劇有相當研究

的人，實在不多，即使有幾位，他們怕得罪人，所以總是唯唯諾諾的不置可否，直等到我的劇本出版以後，十日談中纔批評我爲「太貴族化」，第二卷第七八號合刊的劇學月刊劍嘯君中國的話劇論文中，說「一幅喜神」在將來中國戲曲史上，或有相當的位置……其餘的批評，也許經不起一二八以後的砲火，早都變成灰燼了。

「一幅喜神」在我的腦筋裏，（連那寫劇的一星期當然也算在內）足足的盤旋了有七八年之久，八年中共寫了四十六頁，每年祇寫六頁，如果論量而不論質，那寫劇真太不值得了。

可是無論如何，「一幅喜神」出版以後，我卻如釋重負，恍惚數年險症，居然藥到病除。但是不消幾個月，我又在美國紐約的生活雜誌（Life）上看見了一段新聞，覺得這件故事裏面很富於劇情的，於是到處便和人討論，第一個贊成我的，便是邵洵美君，他立刻傳揚開去，說我不久又有新劇出來問世了。我呢，將以前寫劇的時候一切苦痛，不但忘記得乾乾淨淨，而且高興異常，和當初沒有寫「一幅喜神」的時候一般。以劇情而論，有了這些資料，當

然可以寫一本三幕劇而有餘，但如果是三幕劇，第三幕的地點，一定是法庭。吾雖然在上海青島等處，曾經執行過律師職務，但向來不大出庭，庭上的笑話，也不大注意，當時雖去買了幾冊 *Laughters in the Court* 一類的書籍，看了幾遍，覺得無濟於事，在不知不覺中，便停頓起來。

三幕劇既不容易成功，那末獨幕劇如何呢？

但當時便有人起來反對，說「有了這許多材料，廢而不用，豈不可惜。」在這三幕劇及獨幕劇問題未解決以先，又有人提出了一個極困難的問題，說：「按劇情而論，既然有了萬國殯儀館，我們方面，必須有一所中國殯儀館，否則棺材舖也行。」這一下，可把我悶倒了。第一，中國棺材店不用說別的，我一看見就生氣。第二，我家裏的人以及親友之中，向沒有人和棺材店老闆有來往的。第三，這一類的劇本，一定是不大吉利，一不討好，便變成了武松殺嫂 莊子劈棺殺氣騰騰那一類東西，多麼殺風景？好容易一直等到二十二年的冬季，我的一位至好朋友家中有了白事，趕忙托他去敷衍那棺材店裏的老闆，預備將來寫到棺材問題的

時候，可以領教。可是後來等不到多少日子，中國殯儀館也開幕了，開幕的前幾天，還登了一段極雅麗的啓事，一班遺老遺少，看了得意非常，不在話下。

惟有第三幕的地點，卻依舊毫無着落。關於法庭的笑話，倒積了一寸多厚，然而越看越不敢動筆，直等到今年夏天，我讀了 *Falmers* 氏討論現代戲劇的那一本書，其中有一段說「*Cornhill* 氏曾經寫過一劇，劇中的主人翁，自始至終，未嘗與觀衆相見。」我心中一動，便也如法泡製起來，結果不到三天，五里霧中居然脫稿，以時間論，似乎也可與 *Noel Coward* 並駕齊驅，不但此也，無意之中，一本長兩萬言的三幕劇，居然能恪守「三一律」，這是我當初下筆的時候，做夢也想不到的呀。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青島

五里霧中

時間 當代

地點 上海

第一幕

時間 上午八時半

佈景 臥室

登場人物

汪春龍 老僕（秀連）

James Wright 及其翻譯

汽車夫（約十四五人）

蔣桂珍 寶生（賈器店主人）

棺材店老闆 出店老師務——Marcel的, Cafe Podovni

的, Scotch Bakery 的。

和尚 道士 軍樂隊長

中國殯儀館經理

醫生甲 醫生乙 女看護

汪先生一望而知爲有產階級的人，確有「高等華人」的資格。臥室的佈置，够得上「富麗堂皇」的四個字。起初，臺上是黑漆漆的，因爲汪先生還沒有睡醒咧。臥室的窗簾尚未扯在一旁。一回兒，我們纔聽見汪先生不住的在牀上翻身，乾咳了幾聲以後，撲托又吐了一口痰，然後汪先生在床裏吟詩道：「大夢誰先覺，平生吾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遠遠地又聽見了許多聲音，如汽車的喇叭，如軍樂隊，如和尚道士等自遠而近，到

了汪先生的宅前卻都憂然而止了。又聽見汪先生說：

「奇怪，時間難道是真不早了，何以馬路上今日忽然人喊馬嘶如此的鬧熱

……」

（看表）「呵哨不好了，已快八點了。」（按鈴）

那老僕便進來，把房內各窗依次開了一剎那間，強烈的日光便射進屋裏來了。

老僕（走近牀前）老爺，早餐已預備好了，在牀前桌子上吃呢，還是在食堂裏？

汪 今天天氣如何？

老僕 似乎比昨天涼得多呢！

汪 那麼就在這兒吃罷？

（老僕下，汪進浴室。）

（不一回，老僕上）

老僕 老爺，老爺！

汪 (自浴室門窗後伸出頭來) 大清老早,有什麼事?

老僕 外面來了一位外國人和一位中國人,我問他們是那裏來的,他們說是什麼「萬國迎賓館」。

汪(上) 外國迎賓館?好奇怪,我雖然一向以老上海自命,向來沒有聽見過這樣一個名字。你問他要了名片沒有?

老僕 那我倒忘了,沒有問。

汪 快去問他們要來。

老僕 是是。(下)

(不到兩分鐘,老僕和那外國人和他的翻譯同上,口裏還不住的說「這兒髒得很」呢。)

翻譯 那一點也不要緊,況且時間確實是早了一些,匆匆忙忙的我們連名片都沒有帶。

(汪從浴室中上)

J.W. This must be the proprietor of the house. How do you do?

汪 How do you do? (轉向翻譯) 你們兩位有何事光降?

翻譯 (露忸怩狀) 大清老早我們便來打擾，請先生原諒，但是 Business is business 是不是?

汪 但是什麼 business 呢?

翻譯 就是敝館的……設備。

汪 (越發糊塗起來) 什麼設備呢?

翻譯 敝館在上海，開設已有七八年之久，有名的人物，由敝館「善後」者，不計其數，最近

如阮玲玉女士，也是——

(正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的時候，老僕又持片借客上。)

老僕 (嘴裏還囁哩咕嚕) 是不是，吾和你說，裏面早就有客了。

汪 還來得及，不要緊，再遲一步，可要被他人捷足先登了。

汪 (熟視卡片，面露不豫色) 潘先生是不是中國殯儀館的副經理？

潘 (很機警的目視翻譯) 我們都是同業呀。

汪 (不懂) 什麼你們都是同業？

翻譯 是呀，他是中國殯儀館，我們是萬國殯儀館，汪老闆，並不是兄弟誇口，敝館有的是經驗和閱歷，以及種種的設備，可以說是集中西之大成，至於衣衾棺槨，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貨品，言無二價，老少不欺。

潘 實際上敝館那樣比不上你們的呢！況且汪老闆也知道這幾年正是國貨年頭，像汪老闆這樣人物，那裏會就了惡名去買外國貨呢？

翻譯 (面色通紅，想立起來辯護)

汪 (哈哈大笑對翻譯) 不必動氣，還是坐下來講。聽了半天，我才明白，你們都是幾家殯儀館的代表，但是我家裏沒有喪事呀！不要說不但沒有死了人，連狗也沒有死一條。

潘翻譯

（都跳了起來）但是昨天夜裏八點半時候，你們這裏的確有一位汪太太替我們打電話，這裏是不是愚園路三十號，電話是不是六〇六？

奇怪得很，門牌是絲毫不錯。電話也完全是對的，但是我們這裏向來是沒有女人的呀！

潘與翻譯面面相覷，翻譯便和 J. W. 說了，J. W. 面露傻瓜狀，說：

“Confound it. Let's go. Don't waste our time here.” J. W. 下。

（潘與翻譯連聲說對不住，汪先生和他們同下。一會兒，汪又同了二位烟容滿面衣衫破舊的賈器店老闆上。）

胡說！誰叫你們來的？桂珍？

大少爺，昨天下午七點鐘的時候，忽然從大少爺公館裏來了一個電話說，大少爺有一位剛從湖州來的親戚得了霍亂吐瀉，不到三個鐘頭，便嗚呼了，電話裏並且再三叮囑，說：因為天熱，明天上午就要大殮，下午出殯。所以和尚、道士、土夫等一切都要

叫齊，千萬不可誤事。大少爺你也知道，我桂珍雖然吃上了幾口烟，向來是不敢誤事，尤其是大少爺府上的事。

汪 放你娘的狗屁。你還要說是我家裏的事，快快替我滾出去罷！

（蔣和寶生面面相覷）

蔣 桂珍
寶 生 大少爺！

汪 大少爺什麼？

蔣 大少爺看看老太爺的面子，稍爲幫幫我們的忙罷！

汪 （跳起來）幫你們什麼的忙？我冤頭被你們觸到如此地步，還要噁哩咕嚕！你莫非要我打一個電話到巡捕房，叫他們把你們這些烟鬼一齊都押起來，是不是？

（老僕持片上，與蔣和寶生做了一個眼色，蔣和寶生下）

汪 （看片）這卻更有意思了，連棺材店裏的老闆也來和我開玩笑了，快替我請進來。（老僕看汪面有笑容）老爺，可否看小人的面，給桂珍和寶生幾塊錢，讓他們去吧，

他們今天真是怪可憐的。

（汪便拿出十元的鈔票四張，給老僕。）我也無非是嚇嚇他們罷了。

（老僕下，又陪棺材店老闆上。）

老闆

聽說府上要副壽板？

汪

足下這消息，從何而來？

老闆

昨天下午七八點鐘的時候，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敝店裏說這裏是汪公館，要買一副壽板，而且是要頂上號的香楠，真不巧得很，這幾天小號缺貨，先生如果要婺源的沙枋的卻有。現成的是不必說起，即使要合起來，也不消多大功夫，但是真正的香楠，那可實在沒有法子。

汪

（故意搗亂）我也知道寶號在上海是天字第一塊的牌子，難道一副香楠也拿不出來麼？

老闆

（遲疑良久，忽然似有所得）有是有的，的確確是一副上好香楠，尺寸又大，癸節

又少，可惜是不容易到手。

汪 爲什麼呢？

老關 因爲這是以前做過山西財政廳李廳長的老太太寄放在敝店裏的。那位老太太聽說已經是九十七歲，真所謂風中之燭，李廳長呢，現在雖不做官，卻依然有財有勢，即使你老先生願意出價，他也未必肯賣呀。

汪 那末怎麼辦呢？

老關 祇好同他軟商，多給他一些錢，一面再哄他，老太太既然過了九十七，起碼定要活到一百歲。他也許高興起來，便不在那些小頭上計較了。

汪 好極好極，這事便全權拜託足下！今天上午可以得到回音麼？

老關 （搖了一下頭）

汪 下午呢？准定三點鐘，我再替你打電話。（看片）你那兒電話是五〇五，好極了。

（老關面露喜色，隨汪下一回兒汪上，坐了下來，剛想舉箸吃稀飯，老僕又持片上。）

汪 哈哈，我也來騙他一下，讓他去老等吧。秀蓮，如果今天下午這位棺材店老闆打電話來，你對他說，本來今天我預備請他吃一只火腿的，現在卻便宜了他，祇請他吃了一
個空心湯糰。

老僕 是，是。外邊又有一位博醫生同一位金醫生帶了一位女看護，你還是見他們不見？

（正說着話，他們早衝了進來）

博醫生 對不起，我們兩人，不約而同的，在二十分鐘以前，接到府上一個電話，說汪先生病得很重，並要求大濟醫院裏的病車也開來，但我們現在先要知道汪先生究竟患的是什麼病？

（汪先生卻仰天大笑不止。）

汪 （大聲）棺材店裏的老闆走了，又來了兩位醫生，莫非姜太公今天在愚園路三十號擺定喪門陣了麼？

（醫生呢，一聲也不響的看他在那裏笑，汪漸漸的覺得不大好意思起來。好容易慢

汪 慢的自己鎖定了自己，斂住了笑容以後。）

列位請坐，博醫生，你所問的汪先生便是我。你們說剛才有人打電話給列位說我病了，說句老實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生了什麼病。不過今天呢，說起來也真奇怪。我自從牀上起來，一直到現在，不但連衣服也沒有功夫穿好，並且連早餐也沒有功夫享受。諸位用過早餐沒有？否則請不必客氣……

博 多謝，我們都早已吃過了，平常日子，汪先生用早飯，大約是很早吧？
汪 不要取笑我了，我往常不到八點半就上公事房去了。

博 但今天爲什麼這樣晚呢？

汪 （露焦燥狀）我不是剛才說過，今天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從牀上爬起以後，直到如今，連衣服也沒有穿好。（他一面說，一面還在那裏扣鈕子）

博 老僕又上後背跟了軍樂隊的隊長：「老爺，外面的人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和尚道士一個也不見了，連桂珍和寶生，他們也都上燕子窠去了，祇有那軍樂隊的一班人還

老賴在這裏，說什麼他們每人祇分到兩個銅板，連買一條油炸膾也不够。」

汪 (暴跳如雷) 秀連，我這裏有許多客人，你偏把這些三麻子領進來，這像什麼樣子？他們有話，叫他們同桂珍去講。

軍樂隊長 老爺，你千萬不要生氣，今天這件事，將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老爺，你替我們這些靠手藝吃飯的人想想，大清老早來了，一直到現在，不要說一碗粥，連一口水也沒有呷到肚裏，肚子餓得簡直不住的在那兒咕哩咕哩叫，況且今天一天生意經，算定是沒有的了，觸霉頭也……

汪 (又跳起來) 放你的狗屁！誰教你上這兒來？還要說什麼觸霉頭不觸霉頭，那末我呢？你再不替我滾，我立刻打電話到巡捕房裏去！

(秀連急以手推軍樂隊長，並以目示意，兩人同下後，秀連復上)

(氣漸漸的平了下來) 這真是活活的氣死人，爲了這一輩人，我已經化了四十塊大洋錢。

博 府上不是今天有白事麼？

汪 (滑稽) 如果要叫我說一句老實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博 (視金頗驚奇) 怎麼家裏有白事，自己會不知道呢？

汪 這真是所謂「妙不可言」了，但事實的確是如此，是不是？(目視秀連)

秀連 是，老爺。

(博、金及女看護均露驚異狀，忽然又聽見許多汽車上的喇叭聲音，不消二三分鐘，便來了十四五個汽車夫，都一起兒大聲)

汽車夫 這裏是不是愚園路三十號，怎麼大門口會一個人也沒有呢？汽車來了，連雲飛祥

生黃汽車三家在內，一共二十五輛。

(汪與老僕俱瞠目而視，博、金等亦如墜五里霧中，汪與老僕耳語片刻後，又進浴室。)

老僕 (高聲向衆汽車夫) 到門口去罷，(順手便拖住汽車夫中的一人) 阿四，吾們是

老交情，等一等，吾還有幾句話問你，剛才誰給你們打電話的？

汽車夫 剛纔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老僕 大約是幾點鐘呢？

汽車夫 大約在九點三刻左右，我們問她公館裏有沒有電話，她說有是有的，今天可不巧壞了，她並且說我們都是老主客，決不會和你們開玩笑，快來就得了。她並且說這是送喪的，並且有刮刮叫的康姆賞。

老僕 謝謝你。（同下）

汪 （從浴室上自言自語）這又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天知道我那裏會打那些電話給汽車行呢，我自己的一輛「司蒂倍克」不是好好的停在那裏。咳，這真太惡作劇了。（回過頭來，見那兩位醫生，正靜悄悄地坐着，目不轉睛的注意在他身上。這一方越看他，越覺得他的神情不對，那一面越看見他們不斷的注意他，越覺得手足無措，好像良心上確乎做過有對不起人的事一般。）

博 汪先生，你一向是很健康的嗎？

汪 (慌張) 你爲何問我這一句話?

汪 並無別的，因爲剛才那位打電話給金醫生和我的那位太太說，閣下平時有些神經病，不發則已，發則氣力蠻而且大。

汪 如此說來，我卻是一個瘋子了。

博 不，不，並不是瘋子。但我看汪先生的樣子，自從天明起身，一直到現在，一點兒也沒有休息，我的意思，最好請汪先生到敝院去休養一兩天，一來是郊外空氣比上海當然好得多，二來敝院雖無亭臺樓閣之勝，然而這幾天園中牡丹盛開，怡神養性，是莫過於此呀!

汪 但我根本是沒有病呀。

汪 (老僕和四五個老司務上。每人手裏提了一籃，裏面裝着碩大無朋，寶塔式似的訂婚鷄蛋糕，一塊一塊的搬了出來，放在圓桌上。)

老司務(甲) 這是訂婚鷄蛋糕，昨天有一位張小姐來說，明天汪先生因爲訂婚，所以托

她到我們各公司來代定的。並且錢是早已付過的了。（老僕等都下。）

汪 這是馬賽爾的，這是菲達的，這是康生的，這是沙利文的。（看完以後他不禁坐了下來，一頭擦額角上的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兩手按面，一動也不動。）

（兩位醫生又商量了一下。）

博 （露善良態）汪先生，我看你還是到我們那裏去休息一下罷！

汪 （似快發怒狀）我和你說過了多少次，我根本是沒有病的呀。

金醫生 管他媽的，我們何必在這裏和瘋子講道理，白費光陰，來，阿平，你們都來，可是病牀卻無須擦進來。

（外面頓時走進病院汽車夫一人，苦力兩人。）

（手指汪先生）把他裝進病車。

（三人不問情由，便上前把汪先生捉住，秀連在傍手足無措。）

（被捉後，口裏直嚷）救命呀！救命呀！我是根本沒有病呀！讓我好好的和你們講。

(醫生置之不理，他們一羣人把汪先生推出了臥房，向外直走。秀連目瞪口呆。不知不覺的坐了下來。)

——幕下——

第二幕

時間 下午二時

地點 必達公司

登場人物 汪春龍 油漆匠二人

李祕書 阿四(老司務)

周滋桂(魯意司摩洋行跑街)

郵差

郭桂寶 毛全(泰木器店小老闆)

貂大華(汪之未婚妻)

今天早晨，我們的老闆又沒有來。

自從上禮拜三起到今天，一共四個早晨沒有來辦公了。雖則是市面不景氣，然而以前是無論大風大雨，不到八點半，他的「司蒂倍克」已老早在門口停好。我們呢，連吃點心的功夫也沒有，一杯熱茶，一盆生煎饅頭，一個一個望嘴裏吞也來不及。

現在就是過了九點，從家裏慢吞吞反背了兩手踱到公司裏，也不要緊了。

正是。晚上也無須吃了夜飯便睡覺，大世界三公司屋頂花園走走，看些紅男綠女在眼裏，也算人生一世，快樂一時。

阿四，你不要在我面前掉文了，將來開了天窗，喊救命也沒有人會來理你的。

真是胡說！我已年過半百，對於女子可算得是曾經滄海的了。

看不出，你倒真像好好念過幾年書似的。（四露得意狀）可是你平日眼中所見的，都是些賣花生米的縫窮婆一類人物，大世界裏頭的貨色，有時確乎是比衆不同的呀！

四 我看你也別有嘴說別人，無嘴說自己了。前天晚上你不是在大東舞場出來，我且問你，每晚跳舞要多少錢？

李 一兩塊錢。

四 你真是欺負我阿木林了。一兩塊錢麼？那末祇好到四川路日本舞場裏去，那邊我確乎曾經在一張報上看見過一塊大洋可以跳十三次。

油匠二人（手提扶梯，攔板，漆桶等的漆匠，向前而走，手中並持有字條一張）這裏不是啓華大樓三百三十五號？

四 什麼事？

（油漆匠便把梯板等放下來了，動手搭起架子來。）

四 噲，爲什麼一聲不響，便搭起架子來，誰叫你們來的？

油甲 汪太太叫我們來的。

四 我們這裏沒有汪太太。

油乙 你們老闆是不是姓汪？

四 是的。

油甲 那便是了。今天早晨九點鐘，汪太太到我們店裏說，這裏的牆壁都褪色了，得另外換一套顏色，並且公司裏事情忙得很，今天下午必須趕好。她已經將顏色的樣子挑選了出來。你看她還寫一張字條在這裏呢。

李 (看條) 那也許是那位貂大小姐去吩咐的。

(周滋桂上)

這裏是不是必達公司？

是的。

汪老闆來了沒有？(看了看屋內的器具。)

閣下有何貴幹？汪先生來不來，今天是說不定的。

(持茶上) 有時不到鐘點便來，有時也許整天不來。

周 | 汪先生同兄弟說，要先把這裏兩間的傢具叫敝號代爲拍賣。

李 | 但是汪先生卻沒有向我們提起這件事。

周 | 那倒不妨。汪先生曾經吩咐過，「如果三時過後吾還沒有到公司，你儘管自己僱一輛場車去車東西便了。」你們不信，我有一張字條在這裏。

李 | （看了字條）這是汪先生寫給你的麼？

周 | 倒底瞞不過你，這是汪太太寫的。

李 | 你如何知道她是汪太太呢？

周 | 這是她自己說的。

李 | 這樣看來，汪先生今天一定是要來的了，還是請周先生等一等罷，否則我們的責任太重了。

周 | 那也好。

郵差 | （提一大包上）好了，現在可以算是送佛送到西天了。

李四 | 周 | 郵差

(一陣臭氣。)

(均掩鼻) 如何臭得這樣利害?

(指包) 就是這裏頭的東西作怪。我從四川路總局裏來，幸虧是北風，所以我把他背在身上。和我擦身走過的人，祇聽見他們在那裏罵爺娘的也有，罵畜生的也有，連三代祖宗都罵到的也有，謝天謝地，一路到此，沒有吃着耳光。現在我總算脫了干係，請你們打一個圖章給我罷。(李蓋章)

(郵差接連說了幾聲「對不住」而去。)

周 | 李

汪老闆是寧波人麼?

他是江蘇人。並且據我們所知道，連一個寧波朋友都沒有。如何會有人送這一類土產給他，真正奇怪。

(電話忽響。)

(持聽筒) 這裏是必達公司……你問汪先生麼? 對不起，他今天還沒有來過……

汪

是是，等他來了，我一定轉達。（把聽筒掛上，向阿四及周）這是我們老闆未婚妻的電話。

汪上，衣服縲破得不成樣子，好像和人家打了架，不得已而逃出來的。阿四連忙把他扶到靠背椅上躺下，倒茶，絞手巾，李也隨着問寒問暖。

（說時上氣不接下氣）告訴你們，今天的事，的確是我出世以來第一遭，一早起來便有什麼萬國迎賓館——不，萬國殯儀館——的代表，接着賈器店裏的蔣桂珍帶了一羣和尚道士上公館裏來。你想……觸霉頭不觸霉頭……（不能一氣說完，略停。）菲達沙利文不知道爲什麼又送了我幾塊雞蛋糕。最後來了兩位醫生，他們以爲我是瘋子，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我裝進汽車裏去……我呢，雙拳如何敵得過四手，結果祇好被他們拖上汽車，一直開到虹橋路相近的時候，我忽然福至心靈，想起昨天晚上，因爲要上跑狗場去，在法蘭絨背心袋裏曾經藏了一支手鎗，便把他掏了出來，揚了一揚，把這幾位醫生及苦力都嚇得尿屁直流，連那汽車夫也變成了精豆腐，

車也開不動了，我纔得從容下車，卻好後面剛有一輛空車，我便一口氣叫他開到這裏。（一路說一路不住的問）家裏秀蓮有過電話來了沒有？

沒有。祇有紹小姐來過一次電話，她說請老闖來了以後立刻打一個電話過去。

還有什麼特別事情報告麼？

李 金鏘依然是往下跌，絲價略略看漲，紐約沒有覆電。

汪 阿四（阿四上）我不曉得關照過你幾次，你的飯菜，千萬不要放在此地，人家開得多難受呀。

四 老闖！這並不是我的小菜，這是剛才從郵政局裏送來的一包東西，聽說是從寧波寄來的。

汪 奇怪！把那包打開來給我看看。

（四持包上。汪趕忙拿手巾把鼻子按住，高聲朗讀）鹽帶魚一條，臭乳腐一罐，莧菜梗一罐，鹽露瓜一瓶，蘇子蟹半打，交上海汪春龍先生收。自寧波江橋境祥泰來張寄。

快快拿出去拋在垃圾桶裏。

（自言自語）這倒未免有些可惜。如果我的老婆曉得了，一定不停嘴說「阿彌陀佛」的。

（回頭見周）閣下貴姓？

敝姓周。今天是奉敝東魯意司摩洋行之命來與先生接洽昨天下午所談之事。

（莫名其妙，自言自語）魯意司摩，魯意司摩，昨天我根本沒有去過呀！

不差。但昨天尊夫人在敝處曾經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今天我還藏在身邊，請先生一看便知。

（看了字條）天呀！天呀！這真是莫名其妙了。

（矚目）

（毛全泰小老圓上）

那一位是汪老圓？

汪 區區便是，有何見教？

毛 昨天尊夫人曾經到過小號，說先生寫字間的傢具，似乎是不大摩登化，今天特地叫兄弟帶幾張圖樣來。一切都是紅木，無論是大冷大熱，決不致有絲毫伸縮。關於這一點，小號是可以保險的。

汪 （自言自語）這真是奇怪得很，與上午一式無二，無論如何，先讓我想一個脫身之計。（向毛）毛先生，不瞞先生說，今天兄弟自七點起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分鐘休息過，所以精神疲乏極了，頭呢，好像有把斧在那裏劈，最好是請先生歇兩三天再來，那末我們可以細細的討論。

毛 好極。（下）

汪 （又向周）周先生，實在對不起得很，公司方面，請先生回去撒一個謊，說兄弟接了急電，已經動身到寧波去了，大約兩三天回來，那時再請先生過來，從長計議。

周 好極。（下）

郭小姐上，電話又同時響。汪先生接了電話說：「哈囉，這里正是必達公司。（柔聲）我正是汪呀！回頭忽然看見了郭小姐，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你要到永安去剪料子麼？……好極，好極，我們一塊兒去。我也好趁此將今天一天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告訴你聽。」（掛上聽筒以後，便走到寫字檯坐下。）

（向汪）你是汪先生麼？

是的，但不知女士是……

賤姓郭。

有何見教？

昨天在字林西報上看見一段廣告，說貴公司正在訪求一位女秘書，所以不揣冒昧而來，（翻開皮包）這裏頭都是些文憑和介紹信。鄙人呢對於英文圖文及打字差不多可以說是有一定的經驗。

（看了一下，露不耐煩狀）郭女士，你莫非弄錯了：敝公司這幾時並沒有登報訪求過

女祕書呀。

（在書夾中，立刻尋出一張報紙來）請先生看一下便知道了。

奇哉怪也！真的有人替我們在那裏登報。這一張是字林西報，既然如此，我倒要來看

一看大陸報。阿四！

阿四不在這裏，他不是把剛纔郵局寄來的東西帶走了麼？大陸報近在咫尺，讓我去買罷。

謝謝你。（向郭）但是郭女士，即使我們登了報，近一二年來，敝公司生意非常清淡，裁人還來不及，如何敢再添人呢？

（自言自語）剛纔羅小姐不是給我一封信嗎？她說如果那姓汪的真的不肯，那末須得拆開這封信看，便有辦法。（把自己手裏那封信拆開）呀！原來如此，現在既然衣食逼人，什麼也顧不得了，（轉向汪）你真個不肯用我麼？

真個不用。

郭 汪

果然不用？
果然不用。

（郭便大踏步走近汪身，兩手扳住汪胸，口對口的接連吻了三下。卻好貂小姐——汪的未婚妻和李先生手持大陸報上，貂前李後，所以看得很清楚。）

貂

汪先生，我一向失敬了。不料女性會追求你到如此地步，那我們簡直和你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了。再會吧！（汪大踏步趕上。卻好裏面那兩個油漆匠，剛漆好了裏面的一間，各人手持漆桶，急急忙忙的走到外邊來，三人碰在一起，都翻了一個大跟斗，那兩桶的漆，卻好都澆在汪先生身上）

——幕急下——

第二幕

時間 下午七時天已昏黑

地點 會客廳直通臥室

登場人物

汪春龍

春蔭 張氏

春軒 嚴氏

春池 席氏 大女

春潮 朱氏 大吉

春浦 狄氏 小玉

秀連 和尙 徒弟

春蔭 秀連！我剛纔真給你嚇了一大跳。我以為你們老爺又像去年一般，落在綁票手裏了。

那真不是玩的，現在聽你這樣說，原來是被醫生硬拖到醫院裏去的，那我們倒可以放心了。

春池 難道綁票不會冒充醫生麼？

蔭 不是這樣說，上海灘上當然什麼都有，但如果綁票冒充醫生，那旁人一定看得出破

綻的。而照秀連所說，簡直是絲毫破綻沒有，所以我疑心老七的確是被醫生硬拖到醫院裏去作試驗品的，如果檢查以後沒有什麼，他當然立刻可以回家。

如果有些什麼呢？

那末他們當然也會通知我們的。

池 蔭 池

既然是如此簡單，何以至今醫院裏還沒有電話來通知我們呢？剛才秀連說——秀連是不是？——他是在十一點鐘以前被人架走的，現在已經差不多七點了，連頭帶尾，已有七個鐘頭，除去了路上的一個鐘頭，那末至少還有六個鐘頭，像老七這樣體格強健的人，試驗起來，一定非用悶藥不可，請問人在試驗桌上經過了六七個鐘頭之久，還有活的希望嗎？

席氏

（聽了池的一番說話，便把帶來的蔭衣披在身上，連那兒子大安也替他穿了一件碩大無朋的白大褂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起來了。）天呀，天呀，我的親叔叔呀！

春潮

（冷笑，慢吞吞的）照我們三太太的意思，最好醫院裏馬上打一個電話過來，報告我們的七爺，已經在兩點以前，噙了氣了。並且連遺囑也寫好，所有遺產，一古腦兒，都交給老三，好不好？

池

（氣得臉上青一回紅一回）這無非各人推測的方法不同而已。我是向來悲觀的，所以說話之間，難免有你們不中聽的地方。（一路說，一路走近他的妻子身旁，把她的及兒子的衣服，都脫了下來。）

春浦

我是醫生，聽你們列位的高論，真是肚腸也會笑斷的。但現在我可沒有功夫來和你們辯論，咳，總而言之，無論是綁票，是醫生，老七的被人架走，卻是事實。我們所急急要知道的，現在他究竟是死呢，還是活着，我看起來，還是先報了捕房爲妙。

春蔭

且慢，我是你們之中第一個得到這不幸消息的人，當時我也未嘗不想去報告捕房。可是其中也有許多不妥的地方，（目視衆人）是不是？況且既然十之八九看起來不像綁票，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

張氏 我不是這樣想。七爺人本來是漂亮，孔方兄又多，所以追逐他的女性，真是前仆後繼，

不知其數。他呢，又是目空一切，差不多的女性，放也不放在心上，即如最近，我還聽到他的一段羅曼史，有一位什麼姓羅的，……我所怕的，就是他在外面的冤家太多了。所謂冤家，無非是女性，因為中國的女性，現在不比從前，惹毒了她們，咳，她們有的是尖刀手槍和毒藥。

池 (故意) 可怕呀可怕。難道人家特意把他送進醫院請他去吃毒藥麼？

張氏 不是這樣說。俗語說得好，明鎗易躲，暗箭難防，不信你等着瞧便了。

池 剛纔你不是說，最近老七又有羅曼史麼？可惜我們兄弟五人沒有一位是小說家，否則老七倒可以不斷的供給我們些材料，什麼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甚至於七八九十角戀愛。正是取之不竭，用之無窮，可是現在我們要懊悔也來不及了，還是請你把他那一段新羅曼史講給我們聽罷？

張氏 人家說你沒有良心，又說你是一個大傻瓜，真的一點兒也不冤枉，你想今天在這個

時候，即使你有心緒來聽，我好意思講嗎？但願老七立刻從醫院裏出來，太平無事，纔是饒天之幸哩。

說起醫院，剛纔我倒忘記問秀連，秀連（秀上）你知道那醫院叫什麼名字？早晨來的那兩位大夫留下了名片沒有？

（在胸口掏出了一大堆名片，尋了許久）恐怕就是這一張罷。（遞片給蔭）

原來是大濟醫院，那容易得很。我來打電話去問一下便了。秀連你替我叫一二三四五。

（秀下不久即上，說：「一二三四五來了。」電鈴大振）

你是那裏……大濟醫院，勞駕，我打聽一下，有一位姓汪的，今天過午，上你那兒去的，

現在他怎麼樣了？（蔭一手按機，一面向衆人說）人家問病房的號頭？（又向機）

那我倒不知道，（聽了一回又向衆道）昨天晚上，有一位妙齡女郎，上那邊去，替姓

汪的定了兩間特別房間，但那姓汪的，今天卻始終沒有去過，（向機）謝謝你（掛

上) (沉思) 妙齡女郎……妙齡女郎……那真是奇怪得很，秀連我問你，這裏平時進進出出的人，一種人居多。

當然以金子交易所中人居多。

有沒有女客呢？

很少。

有幾位呢？

這半年來，祇有兩位，聽說那一位姓貂的，不久便要和我们老爺訂婚了。

那末至少那幾塊馬賽爾的蛋糕，有了着落。(又向秀)聽說還有一位姓羅的呢？她

現在爲何不來了呢？

兩個月以前，她將我們的汽車碰傷了人，害我們老爺罰了五十塊錢，老爺說了她幾句，她便賭氣走開，這倒也罷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們老爺送給她的東西，打了一大包，從那扇窗子裏拋了進來，裏面還有一塊大石頭打底，澎的一聲，連房子也震動了，

浦 軒

我們當時人人都嚇了一大跳。可是自從那一天起，我們連她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咳，這還算我們有福氣，否則老爺娶了一只雌老虎在家，我們底下人還有飯吃麼？（衆人聽了，都哈哈大笑。）

正在大笑的時候，外邊門鈴又大振，秀急下，片刻又上，手持電報四五紙給蔭，蔭依次拆開念道：「上海愚園路三十號汪府鑒：奉威電，驚悉春龍兄去世，不勝悲悼，謹此電唁。倪又文。」這是北平姓倪的。（又把其他電報拆開）這是南京林執中的，天津方世毅的。這又是長沙……

倒底葫蘆裏賣些什麼藥？我們在上海的人還沒有知道，怎麼外埠的電報已經來了呢？

這樣看來，死是一定死的了。（下淚）

（席氏聽見了，趕緊把孝服重新穿起，又「天呀，天呀」的哭起來了。其餘人等把電報翻來覆去的看，秀連也站在一旁，不住的淌眼淚。）

老三，你看怎麼樣？

怎麼樣，我們的問題是很簡單，現在老七還是算他死的呢活的呢？

活的怎樣？死的又怎樣？

活的話呢，我們便老在這兒等着，這裏有的是客房，等上十天或半個月，無論如何，總會有一水落石出的一天。死的話呢，我們就得去辦一切身後之事，擇日成服等——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有的。譬如我們的老七，應該躺在外國棺材裏呢？還是躺在中國棺材裏？因為我記得，有一天，我和他在靜安寺路散步，雲裳公司對門，不是有一家外國棺材鋪麼？走過那裏的時候，他忽然正顏厲色的向我們說：「老五，如果我比你們去世得早，無論如何，你得替我買一口外國棺材，否則我是死不瞑目的。」

（着急）這都些瑣細小事，我的意思……

哈哈，你的意思我也知道，無非老七的幾個錢如何分配，這所房子應歸何人繼承，是

不是？

老實不客氣說，我們這一輩子的小輩很少，祇有我的一個兒子，老四的一個兒子，且慢，且慢。我還有一個女兒在這裏呢？

女人是不當人子的。

放你的狗屁，誰說女人是不當人子的？

你知道麼？我的三先生，自從民國十六年起，女子早有承繼權了。

我不管那一套。無論如何，我們汪家的女子，是沒有承繼權的。我是情願吃官司的。

老三，你真可算得天字第一號的頑固了，我們幾年不見，不料你居然開倒車到如此地步。

（當他們討論的時候忽然插入）老大說的是。老三，你不但是開倒車，而且你真是衣冠禽獸，在老七生死問題還未解決以前，我們如果以為他是沒有死的話，——當然大半人應該有這樣的希望——那便應當去想種種方法，把他找了出來，如果以

爲他死定了的話，那末應該痛哭一番，纔是正理。兩條路你一條也不走。你閉了眼睛去想一想，即使老七已經是死定了的，在屍骨未寒的時候，便想霸佔他的財產，這財產如果是外人的，已經够狠毒的了，而況是自己的嫡親兄弟呀。

外邊門鈴又大振。秀上，向蔭說，「外面來了一個老和尚，還有一個徒弟。」

（向池）噲，開倒車朋友，這又是你的主意，是不是？

不錯，我剛才打了一個電話，給那昭欽寺的當家，聽說他那裏新近來了一位知客師，在青島一帶圓光，是大大有名。

糊塗蟲，我們這裏是走失了人，不是失掉了什麼東西。

你正是坐井觀天。替人家尋東西的，那是江湖上普通的玩意兒。道行深的，不但能知過去，而且能知未來，非同小可。（下）

既來之，則安之，讓他進來便了。

池陪和尚上。

和尚 貧納稽首了。

軒 是不是我們要搭臺麼？

和尚 (搖手) 我這是簡單的很。啓明，你把那塊白布先朝北掛了起來，然後把那張方桌搬到正中，點上了香燭。好的是這裏已有了兩位小少爺，不必再去尋找什麼小孩了。現在要先請各位虔誠禱告一番。

(和尚站在桌旁，口中不住的念佛，春池跪下，席氏也跟上磕頭，其他婦人抿嘴而笑。)
和尚 現在請兩位少爺來立在方桌面前，須目不轉睛的向布上看，如果看見什麼，嘴裏儘管說出來。

大安 (不到一分鐘) 我看見……

張氏 好兒子，你看見了什麼？

大安 我看見了一只大鳥。

張氏 多麼大呢？

大安 大得很。

張氏 比麻雀呢？

大安 至少大一千倍。

張氏 比老鴉呢？

大安 也得大幾十倍。

張氏 比仙鶴呢？

大安 也得大十來倍。

池 (向大眾) 是不是鳳凰呢？

大安 不是。鳳凰是同野鷄一般，我是看見過的。

池 胡說。

大安 那隻鳥，我好像在什麼書上看見過的，但現在卻記不起來了，現在他跑了——跑的很快——不見了。

潮 聽你這孩子，真是胡說八道，烏如何會跑？

大安 撒謊便是你孫子——他的的確確是跑掉了。

軒 你不要笑他，駝鳥是不是會跑的？

衆 不錯不錯。

大吉 我也看見了——是一只走獸。

謝氏 胡說。

大吉 真的，不只是一只走獸，而且也大得很。

謝氏 比馬大呢比馬小？

大吉 大得多哩，而且背上有高高的兩個東西，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好像足上生瘡一般。

謝氏 以前你看見過這種走獸沒有？

大吉 我從來沒有見過。但我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因為我已經在書上看見過的了。

謝氏 那末你快快說出來。

大吉 肚子餓了，說不出。（目視蛋糕而笑）

謝氏 乖兒子，說了出來，請你吃蛋糕。

大吉 不作興賴的。

謝氏 快說快說。

大吉 駱駝……好了，他也慢慢的走開了……一回兒什麼都沒有了（離桌吃糕）

潮 奇怪，一只駝鳥，一只駱駝，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忽然大悟）有了（高聲）秀連，

你們這裏以及七爺許多朋友裏面，有駝子沒有？

這一問問得真奇怪。

潮 你們想：一只駱駝，一只駝鳥，兩樣東西，都有一個駝字在內，所以我決定老七失蹤和

駝子有關係。

池 這真是自從亞理士多德以來聞所未聞的邏輯——換一句話是不是老七今天被

一個駝子綁了去了？

正是。

有了有了。我們這裏，進進出出的人雖然沒有一個駝子，但是必達公司弄堂裏看門的，的確是一個駝子，那一條街上的張老九，誰都認識……而且他是紹興人。

那末我們快打電話去問。

是是（下）（不到兩分鐘又上）我們公司裏早沒有人了，後來我打到隔壁興昌洋行去問，原來張老九已於今年夏天霍亂吐瀉死去的了。

話猶未畢，汪先生回來了，一見圓光的桌子，登時大怒：「你們這班渾蛋，我死也未死，什麼連孝服和座台都替我預備好了麼？」飛起一腳，把桌子踢倒，兩個和尙使抱頭鼠竄而逃，那老和尙便說：「我一向騙人，卻不道今天反被人家騙了，去罷！」衆人有的躲開，有的跑上去勸，人聲鼎沸，秩序大亂，幕便下。

第三幕的幕徐徐下來了，是不是「五里霧中」將從此結束？那末以後觀衆如何會知道劇中的主人翁是誰？使我們汪先生如此失魂落魄的到底是誰？何以我們汪先

生要遭人家如此這般的玩弄？爲答復這一類問題起見，便是我不得不借重銀幕的理由。話劇借重電影，並非新奇之事。前幾年上海各舞台演「機關戲」正演的熱鬧的時候，往往夾進一套電影片子。至於最近一兩年來，蘇俄劇場首領批司客套（Gorko）氏，在他轟動一時的「政治劇場」裏面，索性把電影和話劇等熔爲一爐。所以第三幕的幕徐徐下來了以後，不到三分鐘，便又徐徐升起，我們但見台上反映出羅女士的一封信

七個大字來。不必說，這封信是汪先生第二天早晨接到的。接着又映出：

汪先生：記得有一次宴會，大家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你忽然長嘆說：女子如果和男子對抗起來，我們男子是諸葛孔明，你們女子，充其量，也不過是司馬懿罷了。汪先生，你平日自負不凡，以臥龍自命，這是我知道的。但是我讀遍了三國志，孔明雖然不免也有失算的時候，然而何至於被司馬懿侮辱到如此地步？老實告訴你罷，殲儀館、大濟醫院等各處的電話，都是我打的，字林西報等處，也是我去接洽的，外埠電報

也是我發的，寧波小菜，也是我奉送的，乾脆一句話，我自從前天下午二點起，一直到昨天下午四點為止，可憐我是不停趾，東跑西走，爲的是誰？爲的是你。

你知道麼？昨天早晨七點半，我已經在你的對隣周家的洋台上了。遠遠的見我所接洽的幾處，一排一排的人，跑上你公館裏來，那時我的心裏一方面當然是說不出的痛快，因爲臨別那一天，我不是曾經說過「此仇不報非人也」的一句話麼？但另一方面，我又怕真的鬧出什麼事來，那我又如何對得起你呢？直到後來十一點鐘的時候，居然不出我意料之外，看見你被他們捉進病車裏去，我幾乎要笑出聲來，但我又不斷的自責備自己，因爲我們兩人，當初的感情確乎是很好的呀。午後呢，自兩點鐘起，直等到你到溫泉去洗澡爲止，我是老在汽車裏面，郵差，郭小姐，你所崇拜的貂女士，我都看見的，但你到了溫泉以後，何以要打許多電話去給私家偵探呢？這一來，汪先生，你未免太認真，不够朋友了。你想，除了四尊來路貨蛋糕以外，還有那清香撲鼻的三個 *knicker* 即使你略略受了些驚恐，也是值得的，是不是？我勸你現在

趕快打電話去回絕了那些私家偵探罷，因為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早已動身到新嘉坡去省親了。我想他們未見得首不遠千里而來，和一個弱女子效孫龐鬪智的故事罷。汪先生，再見罷，這次一別，地北天南，世界雖小，後會無期。

羅文

附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支票一張計大洋肆拾元正。有一點我得慎重聲明，我絕對沒有算計到你會和漆匠碰在一起而大翻其跟斗的。你那一套衣服的損失，我當然負擔，請你勿必客氣。

一幅喜神

時間 現代性的，可是有一個條件，須在中國既富且強以後。

地點 首都最繁盛的區域。勝過今日紐約之第五條街 (Fifth Avenue) 萬倍。街

中住戶，非但腰纏萬貫，而且於社會上有特殊聲譽及地位者。

布景 一間富麗堂皇的會客室，價值連城的古玩，宋元名家的字畫。

登場人物：

大盜

夫 (李先生)

妻 (李夫人)

(幕起時，臺上烏黑。忽然從臺上左面發出一點星光，漸漸的動搖不定，移到右邊牆

上。「嘶」的一聲，臺上頓時大放光明，顯出一間布置很精緻的會客室來。牆上掛的，都是名人字畫，桌上，書架上，和玻璃櫃內所陳列的，都是古董，玉器，善本的古書等等。那帶乾電筒的是一個男子，穿了極漂亮的燕尾服，一望而知是上流社會的人物。他把那乾電筒放在桌上，再把臺上十數盞電燈一齊開了，立刻覺得光耀奪目。他先朝壁上所掛的字畫，看了又看，面上很現出猶豫的樣子；有時重新拿起乾電筒，向畫上的圖章照着細看。）

大盜

咦！原來這十幾張字畫，都是假的。那末古董呢？（他開了玻璃櫃，把那古董一件一件拿起來，瞧了好久，忽然顯出極失望的樣子。）

不是假的，便是破的。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多此一來呢！

（他又把書桌上，幾本古書翻了一下，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把那幾本書仍舊放在原處，

他沒精打彩的在桌上取了一枝香煙，點了火，慢吞吞的向沙發上坐下。頭朝着天，口

內噴出一團一團的煙，忽然聽得遠遠的喇叭聲，汽車停止聲，鑰匙聲，開門及閉門聲，皮鞋聲種種。一會兒，臺上又走進兩個人來。這就是那會客室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李先生及李夫人了。看他們光景，不是從宴會就是從劇場回家。男子穿了燕尾服，女子，華麗的晚裝，頭上，手上，滿是金剛鑽，翡翠和珍珠。一點兒沒有錯，那是首都の^シArt. St. の中堅人物。）

夫 怎麼電燈都開着哩！一定是那混帳的王七，我們走後，他連電燈也沒有想着關，急趕急的上賭場去了。

妻 |張媽呢？（大聲）|張媽！張媽！

她也許睡了罷！

（忽然看見了大盜，在那裏噴煙圈，他們頓時目瞪口呆，好像觸了電一般，好一會纔轉過氣來。）

夫 你……你……你是什麼人？

大盜 (微笑不答，仍噴那煙圈兒。)

夫 (走上前一步) 你到底是什麼人？

大盜 (仍微笑，不語)

夫 (急向妻耳語，復大聲) 你是騷子嗎？爲什麼問你話，你一句不回答？你知道嗎，「夜入人家，非奸卽盜。」但是我看看你穿的這套……

大盜 (立起) 你是不是看我穿的這套衣服很漂亮？老實對你說：我這套燕尾服，還是今年春天過巴黎的時候在巴格蘭那裏做的，式樣是一絲不苟，從墨西合 (Monsieur) 雜誌上，「考背」下來的。談起衣服，我便聯想到倫敦。倫敦對於男子的服裝，雖然說是執世界之牛耳，但有時未免腐氣太重。那裏能像巴黎做的那麼天然的漂亮呢？你的衣服，看起來，不像是在巴黎做的罷！

夫 (露忸怩色) 是在上海做的。

大盜 是不是在大馬路外灘相近泰興洋行做的？我看也不像罷！泰興做的衣服，雖然英國

紳士氣太重，可是嚴格說起來，在中國也就算不錯了。

妻 你們又不是要開男子時裝展覽會，何必在這兒嚕哩嚕噓討論衣服呢？乾脆，你快說你是幹什麼的！

大盜 爲什麼不要討論衣服問題？難道你們都是崇拜「裸體主義」的麼？說起來好笑，數年以前，我也是絕對贊成「裸體主義」的人。並且是個實行家，我在柏林研究哲學的時候，一絲不掛的，有好幾個月呢，結果，一場肺炎，弄得我幾乎死去活來……

妻 請你不要再談什麼主義了，還是直截痛快的說……

夫 你不用同他說，我看這人是個瘋子。

大盜 瘋子！誰是瘋子？就是瘋子，我們也不應該小視他。你知道麼？現在科學家都承認，凡有天才的人，大半是瘋瘋顛顛的。譬如拿破崙、王爾德這一些人，誰都知道他們是第一流的天才，然而……

夫 越說越糊塗了。你到底上這兒來幹嗎？

大盜 你剛才不是說過麼？「夜入人家，非奸即盜。」那末，你看我是不是像一個強盜？

夫 不像！不像！

妻 一點兒也不像！

大盜 真的一點兒也不像麼？

妻 真的一點兒也不像。

大盜 那末我便是……

妻 （若有所悟）對了，你莫非是張媽的姘夫，小江北嗎？奇怪，你怎麼一點兒江北口音也沒有呢？

夫 他不是小江北，小江北我倒見過一次。去年有一天，我從財政部裏出來，一個粗眉大耳，滿臉橫肉的人，站在汽車旁邊。我起初以為他是綁匪……

妻 後來怎麼樣？

夫 後來汽車夫看見我注意到那個人，就告訴我說這是張媽的姘夫小江北。聽說他從

前在財政部裏當過幾天茶房。

妻 (向大盜) 你既然不是小江北，那末是誰呢？

大盜 (不做聲)

夫 (向妻，低聲) 你不必「打碎沙鍋問到底」了！我看他一定是很有體面的人，而且好像在那裏見過的。

妻 不錯，便是我也面熟得很，讓我來想一想！

大盜 對了！你們去想一想！……前天程齋秋老板的紅拂傳怎麼樣？

妻 是不是你前天也在國民大劇場聽戲嗎？現在我都記起來了。你是在六號包廂裏，我們那一天是在十號。而且你還回了一位極漂亮的女人，非常的美麗，身段及面龐，遠望髻髻像電影明星胡蝶女士一般。

大盜 (露得意色) 那是賤內，承你這樣誇獎，真是不勝榮幸之至。不過李夫人……

妻 (露驚惶色) 你怎樣會知道我姓李呢？

大盜 不必驚慌！我如果不知道你尊姓大名，我今天亦不會來了。可是這樣一來，不要又把

我剛纔要說的話打斷了……李夫人大概常去聽戲罷。現在我有一句極幼稚，極簡單的話要請問你。梅蘭芳好呢？程艷秋好？

夫 那還是新艷秋和孟小冬好。

妻 （怒目視夫）我們又不是在這兒捧坤角兒，何必你來加入。我看當然是……梅蘭芳好，前天晚上，第一舞臺的義務戲，他和余叔岩合演梅龍鎮，你瞧那李鳳姐的嗓子多麼高，多麼圓，身段多麼嬌小玲瓏！真是又叫人愛，又叫人憐。所以有人說，梅蘭芳的唱做，配得上「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八個字，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大盜 李夫人說的，當然可以代表一部分社會的心理和意見。但是不瞞夫人說，我也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戲迷。二十年來，我和戲曲兩伊孛，始終沒有脫離過關係。不過演員好的，實在太少了，外國演員稱得起空前絕後的，也祇有撒納勃因哈特（Sarna Bernhardt）一個人。說到中國方面，可憐簡直是沒有。我現在回到中國日子也多了，

胃口也低了，纔找到兩個人：一個是郝壽臣，一個是程艷秋。

妻 ？

大盜 夫人也許不贊成我的話，但是我以為戲曲的原則，從希臘到現在，無非是“action”
「做」一個字。我最近在第一舞臺看那郝壽臣的割髮代首那齣戲，可以說他確是
在這一個「做」字上用了不少的工夫。至於程艷秋呢……

夫 好了！你們越說越起勁，可是越說越遠了。什麼撒納勃因、哈特呢，希臘呢，“action”呢，
簡直像大學教授上講堂一般。你何不明天到中央大學去講演一下，那我們的耳福
倒不淺呢。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困倦萬分，請你把來此的目的，說出來，讓我們聽了，也
好去睡！

大盜 我真是糊塗了！說了這麼一大套話，還沒有告訴你們我是誰。

妻 便是我們也忘了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大盜 （在衣袋中取出一張名片給李先生）

夫 (看了名片以後，面色頓時慘白，全身發抖起來。)

妻 (趕過來) 你發痧麼？也許是羊癲瘋復發了麼？

夫 你……看……

妻 啊呀！不好了！(暈倒在沙發上)

大盜 李夫人快快醒來！不要學西洋婦人那一套玩意兒；受了一點小小的激刺，便暈過去了。(向衣袋裏拿出一個小瓶子的阿母尼亞來給李夫人嗅着，她便醒了。)

妻 不好了！強盜！

夫 強盜……救命……

大盜 你們簡直同孩子一樣。你想在這個時候，不要說這條街上，連滿城的巡警，早已躲了，睡的睡了。你們力竭聲嘶的叫喊，有什麼用處？況且我又是手無寸鐵；勃郎寧呢，因為太殺風景，我向來不帶的。

夫 (若有所悟，走近書桌，開抽屜。)

大盜 哈哈！你是不是要取你的勃郎寧麼？可是手鎗裏面的三粒鎗子，已在我的口袋裏了。不信，你看！

妻 （嚇得索索的抖個不住，拖住丈夫。）你看他的面孔，同那天申報圖畫周刊上登的，真是一式無二。

夫 一些也不差，我連他所犯的案子也次第想起來了。這一個月中，他不是做過十六件大案嗎？聽說每一件案子的損失，總在四五萬左右。

大盜 （很自然的把燒殘的香煙擲在盤裏，又從桌上取一枝香煙，仍是一口一口的向天噴着。）可是我還有一點迷信，我始終沒有殺過一個人，流過一滴血。

夫 （強自鎮定，所問非所答。）不錯，不錯，流血當然是很可怕的。（一面說，一面走向古董樹那邊去，樹旁是有一個警鈴。）

大盜 （已經知道他的意思，笑了一笑。）你要按警鈴麼？這早已不響了。你便按一個鐘頭，也是不中用的。

夫 (手指已經按在那電鈴上,可是真的一點兒聲音也沒有。逡巡退到原處。)當差的

真可惡,家裏有了客人,一點兒也不知道。

大盜 你不必叫他們罷!他們都好好的睡在臥房裏,口裏含着消過毒的棉花,身上還帶着

幾條繩索。而且我的幾個小夥計,正在看護他們,包你一點兒危險也沒有。

妻 (乘着大盜說話的當口,站起,慢吞吞的移向書桌。)

大盜 (看了看電話機)李夫人!你又何必白費心機呢!那電話早不能通電,我進來的時候,就替你把外邊的總線割斷了。

妻 (不覺進退兩難起來)這可怎麼辦呢?

夫 (自告奮勇)你不用着急,還是讓我來罷。(轉身向大盜,若無其事似的)你到此地來的目的,是不是……

大盜 我告訴你,我不但是一個戲迷,而且可以算是一個古玩迷。我曾經在北京琉璃廠,杭州梅花碑,幾家古玩鋪裏當了幾年學徒。河南,陝西一帶,這幾年裏我也不曉得跑了

多少次。倫敦的博物院，巴黎的路佛，時常有我的足跡。可是來了這裏以後，常常聽得人說起你們此間收藏之富，一時無兩，所以半夜三更來驚擾你們。

夫

（自滿）對呀！我所收藏的東西，確乎是很有名的。（手指四壁）那邊掛的不是四王的真蹟嗎？唐伯虎的仕女，八大山人的山水，還有那趙子昂的馬，宋徽宗的鷹，可以稱得人世少有的寶貝了。（復指古叢樹）你看見那對黑地三彩花瓶嗎？還有那……

……古月軒……

大盜

這些人世少有的寶貝，我件件都領教過了。（露出滿臉不高興的神氣）

夫

（一點也不覺得）明天報上，本埠新聞欄內，一定又有長篇大論的記載。把此間所有的字畫和古玩，一古腦兒好像拍賣似的登出來。因為你老先生肯來光顧的東西，自然會哄動一時的。

大盜

（聽了背轉身，走了兩步，復向沙發上坐下。）是呀！這真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但可惜這次不像我前幾次所做的幾件案子一般，決不會哄動一時的。

妻（似乎是向着大盜）怎麼不會呢？難道我們失了東西，你不許我們到公安局去報

告麼？

夫 那更糟了！豈不是我們連領回東西的希望也沒有了嗎？

大盜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請放心罷！你們今天決沒有絲毫損失的。

夫（向妻）失去了許多古董字畫，他還說沒有絲毫損失。他難道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嗎？

妻 且慢！我看他的樣子，似乎沒有要取我們東西的意思。

大盜 到底還是李夫人聰明。老實說，你們這些東西，我是一件也不會帶走的。

夫（略爲鎮靜）謝天謝地！照你說起來，我們這些東西，都可保全了……真正奇怪，我們雖然承蒙大盜張三先生半夜光臨，卻一點兒損失也沒有，這豈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麼？

大盜（立起）也許是一件大大不幸的事罷！（作告別狀）對不起得很。第一，今天晚上，

使你們無緣無故的，受了許多驚恐。第二，荒廢了許多寶貴的光陰，以致錯過了你們睡覺的時間，請多多原諒。祝你們晚安！

妻（若有所悟）你爲什麼說這是一件大大不幸的事呢？

大盜費了許多年的心血和金錢，好不容易掙得來收藏大家的頭銜，一朝失去，豈非是大大不幸？

夫（大驚）這是那裏來的話？我收藏家的頭銜，怎麼平空會跑掉呢？

妻（向夫）他說什麼？

夫他說我收藏家的頭銜，快要取消了。

妻真的麼？

大盜（向夫）我問你！人家稱你爲大名鼎鼎的收藏家，是不是因爲你會客室裏所有的東西，都是稀世奇珍？

夫是呀……

大盜 是不是因為有許多鑒藏家來看過，對於這些稀世奇珍的價值，是毫無懷疑的地方？

夫 不錯。

大盜 （微笑）然而我的意思，恰好與他們相反。

夫 據你這樣說，難道我所收藏的東西，一件也靠不住麼？退一步說，即使我不配做一位大收藏家，難道許多鑒藏家，都是瞎了眼嗎？

大盜 那也不盡然，其中有的，完全是門外漢，他們的眼光，同你老先生不相上下。有的，也許有相當的學問和經驗，但是天下萬事皆穿，馬屁不穿。你是有錢有勢的人，他們不願意說明你是傻瓜，將錯就錯，讓你去糊塗一輩子，有何不好？還有一層，大半鑒藏家都是古玩鋪的後臺老板，他們願意使你永久蒙在鼓裏……不是可以從中取利嗎？

夫 我不信，我不信。難道我收藏的都是假的，一件精品也沒有？

大盜 最低限度，沒有一件可以配得上「好」的一個字。至於精品兩個字，簡直是做夢。夫 （走近樹旁，向內指。）這對康熙黑地三彩怎麼樣？那黑地裏還帶着綠色，這算不算

精品？

大盜 這瓶的形式和大小也就差不多，可是顏色，花紋，釉水，地子，卻和真的差得很遠。我問你，你化了多少錢買的。

夫 我化了一千塊錢買的。

大盜（仰天大笑）如果是真的黑地三彩的瓶兒，一千塊錢，連買他的口兒也不够。

夫 那豈豆紅太白尊怎麼樣？

大盜 可以值兩塊錢。

夫 怎麼？我五百兩銀子買的！

大盜 你不信，可以到前門大街夜市攤上去看，照這樣子，兩千個也找得出來。

夫 那對釉裏紅天字罐，你看好不好？這一定是康熙時代的精品了。

大盜 蓋子呢，確是康熙的，不過罐子卻是新的！

夫 慢來！慢來！我還有一件寶貝呢！一對宋均窰花盆，這總不會假的罷！

大盜 如果是真的，你早就看不見了。

夫 ？

大盜 對不起，我早就帶走了。這對均鑿花盆完全是仿造的。你有工夫的時候，可以到前門大街德泰磁器店，去問一問李掌櫃，他還有兩對在那裏呢。

夫 我還有些銅器請你看。

大盜 這一件倒是舊的。

夫 (大喜)

大盜 是宋朝的。

夫 (失望) 何以知是宋朝的呢？

大盜 如果是周朝的，那裏會有這種粗笨的式樣，死板板的雕刻？你看(指紋路)這底子不是已經補過的了嗎？行家所謂「冷沖」你懂不懂？

夫 照這樣說起來，我這許多東西，簡直是一文不值了。(坐下，以手掩面)

大盜 (作惶恐狀) 那也不盡然，你那一對古月軒小瓶兒，雖是贗鼎，也可值到一二百塊錢。

夫 (大覺悟) 唉！可恨呀！可恨！(忽然又想起來) 還有我的古書呢？我的字畫呢？

大盜 你的幾册宋本書，裝璜是很好；但圖是假的，紙是染的，實實在在都是充本。況且你的書不是從上海張先生處買來的嗎？

夫 可不是嗎？

大盜 誰都知道那張先生是藏書專家，和傅沅叔先生齊名。兩隻眼睛何等厲害！如果真是好東西，他自己早就買了。那裏還輪得到你再說，他又不是沒有錢；何至於賣給你呢？

夫 那末，字畫呢？我那張仇十洲的畫呢？

大盜 讓我先告訴你一樁笑話。青島有一位青年的煤商，發了財。有一天，正當他的「大廈落成」許多趨炎附勢的朋友，都來替他道賀。客廳上高高的掛起一副八尺長珊瑚箋的對聯。上款是某某仁兄，那是煤商的台甫。下款是一位清朝中興名將。你猜是誰？

夫 是左宗棠麼？

大盜 不是曾國藩，而且千真萬確，是曾國藩的親筆。可是當時朋友之中，有一位捉狹鬼，拉住那煤商問道：「曾國藩那副對子寫得真不錯，不過時間上發生了一點疑問。老兄！我看你年紀至多不過三十歲，那曾國藩好像是在同治末年，便去世了。到而今至少也有五六十年。那末也許他死了以後，再從棺材裏爬出來，替你寫這付對子罷……」

夫 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大盜 他買了那副對子以後，先把原有的上款擦去，然後把自己的名字墊進。

夫 你說這套話，是什麼意思？

大盜 你還不明白嗎？你這裏有幾張字畫，犯的也就是這個毛病。圖章紙張，都還不錯，時間上可是發生了小小問題。那幾位明朝畫家，彷彿都不十分清楚，自己究竟生長在那一個皇帝手裏。明明是天啓的，卻變了隆慶，以此類推……

夫 好了，不用說下去了。可是無論如何，我那張唐伯虎畫的仕女，總是真的。

大盜 如果唐伯虎畫了你所掛的那張畫，他便不是唐伯虎，而簡直是唐伯狗了。

妻 (向夫) 如何，當初我也叫你不要買這張畫。

夫 婦人家懂得什麼。那文徵明的字呢？

大盜 你說的是那個文徵明？

夫 難道有兩個文徵明麼？

大盜 一點兒也不錯：文徵明是有兩個。一個是蘇州文徵明，別號衡山居士，明朝成化年間的人。一個是徽州文徵明，原籍歙縣，明末清初人。我看你那張字，一定是徽州文徵明寫的。

夫 那張董其昌的畫呢？

大盜 你可以說真是外行。

夫 何以見得？

大盜 你一開口，便說「董其昌的畫」，要曉得董其昌是祇會寫字，不會畫的，那會畫的卻

是董元宰。

夫 董元宰和董其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嗎？

大盜 正是。可是那董老先生畫畫的時候，落款總是元宰。你見過他的真蹟嗎？否則只要看有正書局出版的珂羅板中國名畫集便知道了，無論在那一張畫上。他沒有題過「其昌」兩個字。所以剛纔你說「董其昌的畫」，顯見得你不是行家。

夫 領教領教（走近書桌，想開抽屜。）

大盜 不必開了！你不是要拿石濤的手卷嗎？那也是假的。數年前我在金叢家裏見過，那時還有李龍眠的一個三丈長的手卷呢。當時在坐的，有寶二爺，陳半丁，鄧君翔，林宗孟幾位，大家都說是假的，沒有要。你這手卷，光景也沒有少化錢罷！

夫 八千塊。

大盜 那時要價祇兩千塊，這未免太冤了。

妻 够了！够了！我也真好耐性，聽你們滔滔不絕的說這一大套話。（向大盜）可是你始

終沒有說明，何以我們名譽上，忽然會有極大的損失。

大盜

請你們閉了眼想一想。誰都知道我是個大手筆的人，大盜張三光降的地方，一定是有許多希世奇珍的。並且我的足跡，今天到什麼地方，明天無論那一張報紙，都要宣布的。這並非我不肯嚴守秘密，實在因為新聞界和社會上都很瞧得起我，最低限度，也同捧角家捧梅蘭芳一般，他們天天要替我做起居注，所以不得不略為敷衍他們一下。那末如果明天報上登出來，今天我曾經到過赫赫有名的收藏家的府上，一物不取而去，社會上就會發生以下的疑問了。或者是因為你們防備太周密，使我無從下手；然而你們在報上總也看過，那順成王府當時的戒備，何等嚴密，還有那公安局王局長的臥室門口，有的是機關鎗，盒子砲。我當時去了，也沒有空手而返。所以社會上決不會疑心到這一點的。那末就不能不疑心到府上的收藏太糟糕，不值得我動手……

夫

（低頭思索了一會，自言自語）對呀！因為我是有名的收藏大家，所以今天纔得邀

大盜張三的青眼，可是他來了，一物不取而去，足見我所有的東西，是毫無價值。這事如果傳揚出去，我的地位和名譽，一定要受大大的影響，那可怎麼好呢！

大盜 從明天起，你收藏家的頭銜，就根本取消了。你在社會上的名譽，也就要跟着一落千丈。

夫 （呆了半晌，垂頭喪氣的坐下）這真是可怕，比失去許多寶貴東西，還要可怕……

咳！真正糟糕！糟糕！

妻 總得想一個方法來挽回纔好！

夫 有什麼方法呢？除非他肯把幾件東西帶走。但是剛纔他十分嚴酷的批評，我們不是已經洗耳恭聽了嗎？（以手指古董櫃）這裏頭所藏的磁器，（指四壁）和這上面所掛的東西，已由他宣告死刑過的了。

妻 如果我們現在「卑詞厚幣」的跟他商量，或者他肯降格……

大盜 抱歉的很。大凡人類，都是自私自利的。在你們呢，固然要設法保全你們的名譽，但是

我如果今天將幾件毫無價值的東西帶走，讓人家知道了，我的名譽便也……

妻 你真的一件也不要拿麼？

大盜 一件也不要。你可別生氣，據我看起來，你們所有的希世奇珍裏邊，不要說千元以上的東西是找不出來，就是值幾百塊錢的，也是絕無僅有。難道大盜張三的價值，就這一點麼？連幾百塊錢也够不上麼？我說，中國人的通病，就是自己不曉得自己的價值，結果，弄到一點價值也沒有。我們要明白，當王八的有當王八的價值，紳士有紳士的價值，軍團長有軍團長的價值，窰子裏姑娘，有窰子裏姑娘的價值；歷來有許多要人名流，部長，師長等等，因為貪幾萬塊錢，甚至於幾千塊幾百塊錢的賄賂，便把他們的名譽，地位，都犧牲掉了。人家說起來「這多麼不值得哪。」這都是因為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價值的緣故。

妻 （漸漸覺得形勢嚴重，所以十二分關心起來，看了看丈夫的面龐，便走近大盜身邊。此時她覺得那大盜，不但沒有絲毫可怕，而且有親近之必要了。）你肯不肯發一點

慈悲心腸，救救我們呢？請你快快拋棄了成見，隨便揀一二件帶走罷！

大盜 你說得容易！剛纔我不是說過，我如果將幾件無價值的東西帶走，那些新聞記者，一定不肯饒我的。到那時我的名譽將隨你們的名譽，一同掃地了。

妻 請你做做好事罷！千萬不要這樣固執！

大盜 （搖頭不語）

妻 （「哇」的一聲，又暈倒在沙發上。）

夫 你看，她又暈過去了！

大盜 噢！又暈過去了！麼我的阿母尼亞呢？（自袋內取出阿母尼亞，放在李夫人鼻上）

妻 （醒來）我真不能活下去！

夫 對了。倘然他始終不肯成全我們，我祇得在名譽破產以前，自殺了事。你想我們倘有何面目見人呢？

妻 如果你自殺，我也祇好自殺，但是……且慢，我們用什麼方法自殺呢？手鎗？鴉片煙？

是上吊？

夫 我們去跳海罷！投河，跳海前幾年不是很時髦麼？

妻 我看還是坐飛機罷！

夫 還是跳海痛快。

大盜 （忽然回心轉意）你們不用爭論了。根本你們就不必自殺。我雖然做了二十年大盜，但是始終沒有害過一條性命，那末何苦今天來害你們呢？……算了！因為要救你們二位的性命起見，我祇好犧牲大盜張三的名譽了。來來！我們再從長計議一下。

夫與妻 （十分高興，同時起立。）你現在肯答應把我們的東西帶走麼？

大盜 除此之外，還有何法。但我雖然這樣想，可是心尙不甘。我還想請你們把所有的東西，讓我再細細的估量一下！不知你們願意不願意？

夫與妻 （如逢皇恩大赦一般，連忙拖着大盜，到那古董櫃面前，）說那裏的話！真是求之不得，我們豈有不願意的道理，你快揀罷。

夫（又指牆上的字畫）請你再細看一下子！祇要你看得合意，不要說一兩件，便是把

這間屋內所有的東西，完全搬走，我們也是情願的。

大盜（先看櫥內的古董，後看桌上的東西，再看牆上的字畫，只是一味的搖頭。）

夫與妻（十分擔心的看大盜的舉動，喃喃自語）但願一切過往神明保佑，讓他看中了
一件罷。

大盜（忽然指着唐伯虎的畫）那底下不是還有一張畫麼？

夫那是我高祖文端公的喜神。到了元旦那一天，我們纔把他掛出來。

大盜我也可以賞鑒一下麼？

夫當然是可以的。（取畫下）

大盜咦，這張喜神，筆緻倒還不錯。

夫難道這倒還能值幾個錢麼？

大盜其實也不算什麼。不過這倒是的確一件明末清初的作品，而且嚴格的說起來，還可

以算得上一件精品。

夫（聽了精品兩字，喜出望外。）那真是夢想不到。（向妻）你看，我倒底有一件精品。

妻 這完全是靠祖宗的洪福呀！

大盜 可是……

夫 請你快拿走罷。

大盜（躊躇不語）

妻 你別再遲疑不決了。千萬可憐我們，把這幅喜神帶走罷。咳！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朗誦佛號）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大盜（仍微笑不動）

夫與妻（惶急萬分）你如果再不肯拿，我們就要雙膝跪下來了。（跪下）

大盜（在半推半就中，幕徐徐下。）

原书空白页

序

我在「青年界」九卷一期上面，因為職業問題，曾經發表過一文如下：

「我生平做過官，（官也是一種職業，非內行的人而去，不但撈不到錢，而且還要出亂子，鬧笑話，曾記得民國十九年間，上海曾經發現過一本書，名為「官學」，可見得做官不但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學問。）在北平，上海，青島各大學裏，坐過了十幾年的冷板凳，（教書匠是否可以算作一種職業，確是疑問，但據我最近這幾年來耳聞目覩種種的怪現狀，做教授的必須要有「合縱連橫」政客的策略，授課倒還在其次。）最近在上海一家私人銀行裏當職員。因為我家庭的環境，能容納我過一種比普通一班人較為舒服的生活，我對於過去及現在的職業，似乎老站在清客串的地位，這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使我對於職業，簡直是無話可說，但最近我又想寫一劇本，與職業恰好有關，不妨將事實宣布出來：

「某作家，受了不景氣的影響，收入大減，債戶咸集。他的妻子，不但不原諒他，還要打雞罵犬，擾亂他的文思。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某藥房的一張廣告，大旨說：我人處世，時常感到生活的苦悶，其原因無非是職業太單調化了。如果能時常更換職業，那末人們決不會感到什麼苦痛的。譬如當教授的，天天教書，詎不煩膩？然而如果他今天教書，明天去當醫生，後天又去充工程師，天天更換一種新的職業，他一定會興高彩烈的。敝藥房現在發明了一種新的藥丸，每服四粒，分紅白兩種。不論是誰，如果覺到生活煩悶，祇要吞服紅丸一粒，便可找到一種新的職業，如要恢復原狀，祇須再吞一粒白丸便了。」

「你想這位作家，正在無路可走的時候，看到這樣一種富有吸引力的廣告，如何再能阻止他不去一試呢？結果他便吞了一粒紅丸一點也不差，他現在不是作家，而在某衙門第一科裏面當科員了。然而他向來沒有做過官，所以不到半天，便接二連三的碰釘子，碰得他……祇好另尋出路。他吞服第二粒紅丸的結果，變做了某某城中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內科醫生，天資聰明的人，還可勉強搪塞一下，外科醫生，一剪一刀，人命關天，不是兒戲。作家膽子

又小，祇好再去吞服第三粒紅丸了。這一次，他本來很可以敷衍下去的，但是做律師的，也因為不景氣的影響，不但收入毫無，而且還要替當事人代墊訟費，剛纔我不是說過他早已一貧如洗，叫他如何再拿得出錢來呢？所以除了吞服那末了一粒白丸以外，別無他路可走了。

「列位青年，這是一篇劇本，既非寓言，也非事實，但是如果我這理想會有實現的一天，那不但我們的生活，不致再有枯寂之感，而且全世界失業的問題，借此也可根本解決，豈不甚妙。」

以上便是我替「原來是夢」作的一篇序文。這劇原名「搖身一變」，當初我的計畫，是寫一本三幕劇，還有楔子。第一幕是某衙門，劇中的主人翁，是一位科員。第二幕他變成了醫生。第三幕律師。藥丸本來也是三紅一白。上司要把科員革職查辦，他急了，便吞一粒紅丸去當醫生。醫生不懂手術，纔改充律師。律師給法官頂住了，沒有法兒下場，祇得偷偷的再吞了一粒白丸回家。劇情未始沒有曲折，也未常不滑稽，主人翁的際遇也真可憐。可是接二連三的吞服藥丸，未免有些像變戲法的，吊兒郎當，來了一盤橘子，第二個吊兒郎當，依舊來了

一盤橘子，再一個吊兒郎當，來的還是一盤水果，不過換了萊陽梨罷了。不要說大人看了會不高興，小孩雖然嘴饞，看了也覺得怪膩的，是不是？所以我便毅然決然的將劇本的結構，根本改造了一下，藥丸雖有四粒，祇要他吞服一次，那末不要說主人翁，即使觀衆看了，也覺得舒服得多呢！可是我又想起來了，二十世紀到底是科學昌明時代，如果吞了一粒藥丸，窮措大真的便能榮任總長，嬌妻美妾，肥馬輕裘，雖然是快心之譚，雖然我們是在那裏做戲，也得使觀衆明瞭，事實上決不是如此，決不會如此，免得大家都生覬覦之心，起了不勞而獲的念頭，那末以後誰肯再去埋頭苦幹，豈不是危險得很麼？所以與其搖身一變，平步青雲，還不如疑真疑假，當他作一場春夢去罷，胡適教授不是曾經說過：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原來是夢

時間 一九二四年

地點 首都

第一場 汪先生辦公室

第二場 總長辦公室

第三場 佈景和第一場同

登場人物：

汪夢龍 汪妻妹

汪妻

交通總長夫人

農商總長

劉總長

秘書

總長辦公室聽差

第一場

汪

（幕起）汪正披閱郵件，半晌，嘆氣，頓足，皺眉。）

完了，完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全世界的不景氣居然會厲害到如此樣子，別人且不去管他，但連我們文丐，也被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咳，這是從那裏說起？你看這些都是我兩個月以來所寫的稿子，今天不曉得是什麼日子，（看日曆）原來是三月十三日，又達到了一個禮拜五，（點頭）所以各書店恍惚如預先約定似的一般，不先不後，一擁腦兒都給我退了回來——這裏是啓文——昌明——宇宙——那

邊還有華夏新光明等等——除了我所譯的司德林保全集，還沒有給華南宣告死刑以外，我可以說我這兩個月的腦汁——精神——思想，都付諸東流，詎不可惜。尤可笑的，他們各書店所說退稿的理由，也都是千篇一律，不約而同。什麼不景氣哩，銷路銳減哩，某某雜誌「爲環境所不許可」，不日停刊哩，說來說去，無非是「沒有錢」三個大字。沒有錢當然不能付稿費，是不是？且住——如果我們白白裏送給他，他們還是要不要呢？我想當然還是要的。不信，祇要看那幾家大書店，對於抽版稅的稿件，他們總肯接受，但這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的呀。照目前情形而論，我們這輩靠筆桿度日的人，簡直活不下去了。不是我誇口，區區在文壇上，也可以算是一位老前輩了，以先每一書店開張，每一雜誌出版，總有信來索稿，并且照例說什麼「學問文章，士林景仰」一套的廢話。現在呢，這四五個月來，不要說信也沒有收到一封，連鬼也沒有一個上門，我既然如此，那末，那些新進作家，無名英雄，那些實學及虛名不如我的人，豈不是都要餓死了麼？（瞑目半晌，又張開）唉，這裏有一封信，我還沒

拆開來讀，也許是人家的廣告罷，別管它——（看信，拍案而起。）奇哉怪哉。這倒不失爲一件有時代性的廣告品！（朗誦）「人生對於現狀的不滿足，原因當然是很多而且複雜，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職業本來是由人類支配的，後來卻因人口過多，機械進步，失業的人，一天多如一天，結果，凡有職業的人，都得去受職業的支配，這正是反客爲主的現象，換一句話說，便是人人得仰職業的鼻息。他要長便長，要短便短。人們不但天天得小心去伺候他，而且人人像老壽星唱曲子一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須做同樣的呆板的剝死的工作。當土木工程師的，老是蓋房子，拆圍牆，外科醫生呢，老是開腸破肚，挖肉補瘡。小官僚呢，天天得背了皮包，上衙門，簽上一個到字。諸如此類，豈不膩死人嗎？但如果今天我當了工程師，明天我可以去當醫生，後天又可以去當律師，興高彩烈的出庭去替人家辯護，天天調換一種新職業，那末人們便覺得有些光怪陸離，眼花撩亂起來，山陰道上，應接尙且不暇，決不再會感覺到人生的枯寂而無味了。本藥房最近發明一種藥丸，共分紅白兩種，每服四粒，紅三白一。凡

人們感覺到百無聊賴，而欲更換一種新職業的時候，祇須吞服紅丸一粒，其驗如響。如欲恢復原有職業，祇要再服白丸一粒，手續簡易，奏效神速，並且保無絲毫危險。本藥房自信，此藥問世以後，不但能爲人類解決一切苦悶，而於失業問題，或可得到局部解決的辦法，謂余不信，請來一試。」哈哈，好極了。我呢，原是無路可走，況且我對於我自己的職業，本來已經痛恨到萬分，今天趁此機會，何不爽快快把紅丸來嘗試一下呢？且慢，我必須細細的再看一下，是不是要先吞服那紅的，如果弄錯了，那倒不是玩的不錯，不錯的的確確，是這粒紅的丸藥。（倒茶，吞下。）

幕徐下。

第二場

幕徐徐上升。汪先生正伏案而臥。舞臺上燈光便有些模糊起來，恍惚突如其來的下了一天大霧。漸漸的連汪先生的影子也看不大清楚了。——祇聽得他鼾聲大作。

一剎那間燈光又重新亮了，屋子裏的人——汪先生——依舊睡着，可是剛纔辦公室裏那些破爛的傢具，卻完全改變了面目，煥然一新，四五寸厚的天津地毯，白地青花的花的唾盂，美藝鋼鐵廠的寫字桌，毛全泰的沙發等等。

汪（似醒非醒）大康，大康，你把我那雙拖鞋拿來，快些？（沒人答應，醒過來了。）什麼，我剛纔不是把這些信早看過了麼？如何現在還有這許多呢？（拆信朗誦）「某某仁兄總長偉鑒」原來不是我的，弄錯了。（又拆第二封讀）「某某總長勳鑒，職自到差以來」這當然又不是我的。（取第三封）索性一錯錯到底罷。（一口氣便把桌上郵件都拆開讀完。）嘿，不是荐人，便是請託，不是請託，便是維持，這倒底是什麼一回事呢？（無意中碰了電鈴一下。）

張秘書上。

秘書

總長有何吩咐？

汪（目瞪口呆，半晌，纔開口）沒有……沒有什麼……我問你這些信是幾時來的？

張 這都是今天的郵件呀。總長對於這一類請託函件，向來是抱不覆主義的。難道今天

有例外……

汪 不，並沒有什麼特殊情形。但是……我想……以後請你替我將這些信札摘要由保管

起來，并且按日把收到信件的總數，記錄下來，我將來還想預備做一張統計表呢！

汪 是，是——總長。（下）

想了一會（恍然大悟）不錯呀不錯。現在我完全記起來了。剛纔我因為看了廣告，吞服了一粒紅丸，果然靈驗非常，現在我真的做起總長來了，像他這樣總長長總長短的叫，光景不會錯罷！哈哈，窮措大居然也有翻身的日子。（向室中四周看了一下。）你們看，這一間總長的辦公室與我的辦公室比起來，詎不是有霄壤之別麼？你們看我身上穿的這一套洋裝，多麼漂亮，和我向來穿的那一套羅松蕪三式的……咳，真是居移氣，養移體……

（電話忽響）

汪

（取聽筒）是那裏？誰你叫什麼名字？什麼？好大的膽子，你連交通總長都罵起來了，什麼，你不買他的帳，你還要揪我的耳朵，你……你（忽然福至心靈）哎，原來是你，……我耳朵並不聾。……對了，不曉得今天爲什麼緣故，電話裏老是不大清楚。不錯，也許接電生在那裏搗蛋，回頭我非把他們重重的申斥一下不可。……對了。……你問我今天晚上有功夫沒有，有的，八點半，好極，我決不會爽約的，你放心罷。再見（掛上電話）這一定是總長的膩友，而且約我今天晚上八點半上她那兒去，但我卻忘記問她住在那裏？（電話又響）喝，原來又是你，……什麼？你還有一句話，我昨天答應你的東西，……什麼東西，你說我假癡假呆，咳，我近來腦筋實在太壞了，哈哈……是的，是的，……這便是愛國憂民的結果呀……原來是那隻鐮子，那不成問題，還有……那隻鑽戒……

聽差上。

聽差

總長，太太來了。

(夫人上，汪急忙忙地把電話掛上。)

夫人 (正顏厲色) 你和誰在那裏通電話？

汪 華興煤礦局局長。

夫人 但今天報上不是說他已經動身到漢口去了麼？

汪 那……那是報上造他的謠言，他壓根兒沒有走。

夫人 (似信非信的) 是不是你又撒謊了？

汪 小人撒謊，便害疔瘡。

夫人 我勸你不必撒謊，也不必賭咒。(作媚態) 我問你，你今天晚上回家吃飯麼？

汪 (作吞吐狀)

夫人 我問你這句話，無非是今天晚上，要想和你一塊兒去看章璠的王寶川，因為人家都

說她好，說她英語操得如何流利。

汪 她那裏趕得上我的夫人呢？

夫人 誰要你來恭維，你倒底去不去？

汪 去，一定去。但是回家吃飯與否，你也知道，我現在不比從前。（自語）不是我八點半還得上她那裏去麼？她究竟住在那裏呢？有了有了，我祇要上車的時候，把嘴向汽車夫那末一嘮，他便能領會，把我開到目的地去的。

夫人 祇要你肯去就行。還有一件事，今天上午豐泰祥送了一件貂皮大氅來，板子及油水都還不差，我已經把它留下。你回頭向庶務上吩咐一聲，叫他們把那筆錢預備好了。是，是。

汪 我現在還得去趕上何曉英女青年會的演說呢，攏哀，攏哀。（下，旋又上。）你猜，今天我坐那一輛汽車出來的？

汪 司蒂倍克。

夫人 不。

汪 （搖頭）

夫人

我來告訴你罷，我今天坐的是羅司羅司。前幾天我無意中向錢廠長說了一句「人家都說羅司羅司如何好，我偏有點不服氣。」他問我爲什麼不服氣？我笑向他說，「我根本就沒有坐過呀。」今天早上，還不到十一點鐘，他便自己開了一輛羅司羅司上我們家裏來，並且說因爲我今年三十大慶，特別爲我預備的。錢廠長真慷慨，真够朋友，是不是？……現在我可真個要走了，擺哀，擺哀，達林（又下）

汪

這原來是我的妻子，交通總長的夫人，這麼漂亮，年紀也頂輕，英語說得又如此圓熟，（摹仿着）擺哀！擺哀！達林聽了這幾句話，真是連骨頭的重量，也會減輕一點。咳，我又聯想起我家中的黃臉婆兒來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相形之下，那纔用得着「自慚形穢」四個字呢！（直跳起來）阿喲，我真糊塗，真該死，她臨走的時候，爲何吻也不和她接一下呢？這種送上門來的便宜貨，卻不去討，這樣大大方方的揩油，卻不去揩，那纔不合算，我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呢！況且這也是民脂民膏呀！我真懊悔。

（上）劉總長在外面等着，說有機密要事，要和總長面譚。

汪 好，請進來。（劉上張下）

劉 筱浦，你這兩天爲何這般忙？

汪 沒有什麼事呀！

劉 那末我前天托你的那個人，爲何至今還沒有發表？

汪 我不是同你說過，發表是可以的，不過我這裏也有交換條件。

劉 是不是你也有一個人，快把那條子交給我，回去立刻替你發表。

汪 謝謝你，可是條子，還得去開，今天不是有總務會議麼？等開會的時候，我交給你便了。

劉 那末一切費神。

汪 好說，彼此彼此。（劉下）我不知道他是那一部的總長，滿臉的橫肉——獐頭鼠目

——這種人「而爲民上，我民其無睺類矣乎？」

張 （上）剛纔國務院有電話來，說——今天下午的會議，原定是四點，現在卻改爲五點半了。

汪 我們有什麼提案沒有？

張 沒有（下）

汪 （自語）這又是一重難關。那國務會議，我本來是想請假不去的，但我這窮小子，對於這幾位高高在上的總長，一向是無緣識荆，今日既然抱了「既來之則安之」的宗旨，當然想借此機會，來觀光一下，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持函上）這是財政部王總長送來的一封信要函。

汪 張 （拆函朗誦）「筱浦兄。江號大吉，每股得戊數。乞督。」（自語）

謝謝你。具名是一個知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江號是什麼？戊數倒底是多少？（把信翻轉，發見支票）原來是一張江海銀行支票，來人五萬元。不錯，戊本來是老五，（微笑）管他媽的，有了五萬元，剛纔的珠鐲鑽戒貂皮大氅，詎不都有了着落麼！（點頭，大澈大悟）做官原來是那麼一回事。我坐在這一間房裏，不到兩個鐘頭，袋裏已經裝進了五萬個袁頭，統扯起來，每一小時，有二萬五千元的收入，怪不得人人要想

做官，咳，如此說來，我也祇好犧牲一下，姑且暫時不必回家，正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做到那裏是那裏，便了。

（又上）剛纔警察總監以及謝秘書長都有電話——請總長略為等他們一下。好，現在還不到五點呢！

（躊躇，露欲言又止狀。）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麼？（電鈴忽響，張接電說，）這是總長夫人從公館裏打來的電話，她問總長在這裏不？

汪 咳，她不是上青年會去了嗎？怎麼又會在家裏呢？（接電話）達林是我。什麼？什麼？別嚷！別說得那麼快……我一句也聽不清楚！什麼？消息不好，那我早知道了，是不是要和某國開戰？那也沒有法子的事呀！不是？——我自己……人家要把我送進監牢裏去，決沒有這件事……你在青年會聽的明明白白……什麼？東甯事發，我沒有做過什麼虧心的事呀？你叫我和張秘書商量……好——張秘書恰在我旁邊……

好，你放心罷，不要緊的。……好……好……國務會議下來以後，我一定先打一個電

話過來——好好，再見。達林——（掛機向張）張秘書，這是什麼一回事？

大概因為這幾天，外面報紙，對於總長的空氣，不大好罷。

（自語）人家是五日京兆，我是兩小時的總長！

（不懂，繼續）並且我聽說，前三天肅政院，早已提出了彈劾案。

你也知道，報紙的空氣，和肅政院的彈劾，我是不怕的。我來時兩袖清風，（說到這裏，手指忽然捻到那張五萬元的支票，他便不再說下去了。）

但今天的消息確實不是很好。

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電鈴又響，張接）你是誰？農商部。總長在這裏，就請過來

罷，（掛機）趙總長立刻過來。

（又大悟，自語）現在我想起來了，前幾天我在報上，也看見什麼農交兩部，因臨洮路煤鐵問題，肅政院提出彈劾案，光景就是那一件事了。

〔張〕而且國務總理對於這件事，非常注意，剛纔謝秘書長方面，有人告訴我，說今天早晨，

秘書長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以後行政長官如查出有貪贓枉法情事——一律槍斃不赦。

天呀！天呀！

〔趙（上）〕你是不是都知道了？老總已經親筆下了手諭，交給警察總監，恐怕不到十分鐘，我們便要鑄鑄入獄了。

〔汪〕怪不得他那裏剛纔有電話來——請我略略等一下呢！但是俗語說的好「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你爲什麼不一走了事呢？

〔趙〕薇浦，你倒會說風涼話，你叫我走到那裏去？那末我問你，你爲何不走？

〔汪〕叫我如何走法。我是五分鐘以前，纔知道這件事呀！

〔趙〕（作不能自信其耳目狀）什麼？

〔汪〕好了，現在也不用再提了。各走各的路罷。（外面人聲鼎沸起來，皮鞋聲，佩刀墜地聲，

吐痰聲，譚話聲，一時俱作。汪從容不迫的，自己去倒了一杯茶，手又往袋裏摸着，一面喝茶，一面幕又徐徐的下來了。）

第二場

（佈景一切和第一場同。幕起，汪仍伏案酣睡，妻和妻妹躡足上。）

妻

如果剛纔唐大夫不是那樣說，我真要急死了。你瞧，自從今天早晨九點鐘到現在，人家晚飯都吃過了，他還沒有醒，連推他打他都沒有用。

妻妹

別遭急。你看他身體，不是一連動了幾下，好像要醒過來的樣子？

汪

（慢慢的醒過來了）張秘書，這真冤枉呀，可憐我五分鐘以前……（揉了揉眼）我又是在那裏了呢？（四周一看）什麼？我又回到家裏來了！哈哈，這真是妙不可言。

（立起用手周身摸了一下）

妻

你看他還在那裏說夢話呢？

汪 我並不說夢話，我現在的確是醒的了。

妻 真個醒了麼？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汪 （向窗外望了一望）大概是七點鐘罷，是不是？

妻 不錯。我們因為你自從今天上午九點鐘起，一直睡到了午時，還沒有醒，等到飯開了

出來，無論如何叫你，推你……

汪 你們打了我沒有呢？我這臂上，腿上，至今還痛得一個不亦樂乎……

妻 別胡說！你老不肯醒來，我急得直哭——直嚷，幸虧三妹來了，她倒有主意，說既然如

此，何不去請唐大夫來瞧一下呢？我便打電話把唐大夫請了來，他聽了你的心臟和

呼吸以後，便說一點也不要緊，我纔放了心。

汪 我渴得很，要想喝一杯茶。（妻倒茶）肚裏也有些饑腸轆轆，不知晚飯好了沒有。

妻 讓我去看。（下）

汪 （一面喝茶，一面說）你說現在是七點鐘，我這一覺，差不多睡了有十來個鐘頭，白

日裏睡十來個鐘頭，簡直和剛出世的小孩一般，這也可以算我生平的一件奇事，而且我夢中經過的事實，還歷歷如繪呢！

汪 妻 是不是一場邯鄲好夢呢？

汪 妻 你也不必來奚落我，我在夢中，確乎是已經做過大官的了。

汪 妻 什麼樣的官呢？簡任呢？特任呢？

汪 妻 （暗笑）不要瞎說。一個人那裏平空就會做特任官？

汪 妻 除非是做夢，是不是不錯。你醒過來的時候，口裏還叫什麼張秘書呢？

汪 妻 但這夢簡直是太離奇了。究竟是真是假呢，是幻境呢，是事實呢，至今我還有些迷迷糊糊的。

汪 妻 究竟是什麼一會事，你可以告訴我麼？

汪 妻 （向桌上紙堆中，找出了那一張廣告）你看了這張廣告以後，便可以明瞭一切了，（妻看廣告，汪作凝思狀。）

妻

（看了廣告以後）原來如此。你是不是吞了他們寄來的藥丸麼？（汪點頭）這是騙人的東西呀，裏面無非是嗎啡、海洛因那些麻醉品，否則也和安眠藥一類的東西差不多，幸虧你服的分量不多，否則不曉得會鬧出什麼亂子來。

汪

我起初看了這張廣告，也是這樣想，但後來我想現在我們靠筆桿度日的人，簡直是無路可走，心中一橫，便把一粒紅丸吞了下去，誰知服了以後，果然會找到了一個位置，如果我當時膽子大一些，不去吞那白丸，說不定現在我還不知道在那裏呢？（自語）也許我正在嘗那鐵窗滋味罷。

妻

難道七點鐘的時候，還要在衙門裏辦公麼？

汪

你別打岔，總而言之，我認定這丸藥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吞了紅的下去，立刻便找到事情，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官也好，王八也好，等到大爺不高興，要回家的時候，便把那一粒白的吞下去……這多麼有意思。

妻

但如果吞了白的以後，依舊不能恢復原有的狀況，那怎麼辦？

一件事，況且我已經說過，我根本不想再做官。

那末便是去做那些無本錢的生意，律師，醫生，工程師，是不是？

（不答）

工程師是要專門學問的，料你也不敢去做。律師呢，大凡看了幾本六法大全，筆底下稍爲通順一些的，尤其是你們一輩文丐……

我看你也不必罵人。

對不起，但你們都想幹一下子，可是你得看我的父親現在什麼樣？他在上海，是不是也算一位鼎鼎大名的律師？可是他前天還向我說，這幾個月來，簡直逼得他無路可走。不要說生意一點也沒有，即使偶然接到了一兩件案子，當事人都是一錢莫名，甚而至於還要替他們代墊訟費，至於醫生呢，外科是一刀一剪的，你也沒有本領去幹。你難道要想掛牌做內科醫生嗎？可是你連湯頭訣也沒有讀熟呀。

除了這幾種職業以外，難道沒有別的事情可幹嗎？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出狀元。

汪

汪妻

汪妻

妻 說來說去，你總是不肯死心塌地，一定還要去幹一下，是不是？

汪 對了。

妻 好罷，你去罷。燈蛾撲火自燒身，將來你千萬別怪我。

汪 我決不怪你的。

妻 但你在第二次嘗試以前，你的糧食，備足了沒有？

汪 我這裏還有兩粒紅的呢。

妻 白的呢？

汪 (呆了) 不錯，我卻沒有想到，白的卻一粒也沒有了。

妻 那末如果出了什麼岔子，你怎樣能回來？你既然沒有回來的方法，我可不讓你去。

汪 (爽然若失) 不錯，萬一出了亂子，我如何再能回來呢？(從抽屜裏拿出盒子一看，

大喜) 我這裏還有一粒白的呢！

妻 (作驚異狀) 什麼？還有一粒白的？但剛纔你不是說因為要回家，沒有法子，把白的

吞了下去纔能回來？

是呀。

那廣告上不是說得很清楚，三紅一白麼？

是呀。

你既然吞了一粒，這裏又有一粒，那詎不是成了三紅兩白了麼？這一粒白的，究竟是

從那裏來的呢？我問你，你剛纔究竟吞了白的沒有？

實實在在的講，我也有點模糊。我剛纔因為人家要請我坐監牢，急得了不得，便喝了

口茶，恍惚是把白丸吞了下去。

（大悟）你醒了沒有？你是不是還在那裏做夢？

我當然已經是醒的了，如何再會做夢呢？

那末既然不做夢，還用什麼模糊恍惚那一套字眼吞是吞，不吞是不吞，並不是我斷

章取義，照廣告說，紅的是三粒，你當初吞了一粒，所以現在祇有兩粒了，白的一粒，現

妻 |汪

在依舊還是一粒，你當然沒有把白的吞下去，是不是……

既然沒有吞下，那藥丸是好好的放在抽屜中間，而且你又見神見鬼似的——把盒子鎖了起來。剛纔你是睡着，平日你睡了以後，是很安靜的，決不會像海姆來德劇中那樣跑來跑去，決不會去拿鑰匙，開抽屜。

是呀！

那粒白的，好好的放在抽屜裏面一動也不動，你當然沒有把他吞下去。我的達林（汪恍惚吃了一驚）你上了人家的當了。那藥房的廣告，說得如此驚天動地，實際上還是一種普通的安眠藥，不過力量很耐久，而且服了以後，睡也睡得很香，說不定會有甜蜜的好夢，但到了相當的時候，藥性過去以後，當然會醒過來的。那粒白的，實際也和紅的一樣，裝在那裏騙人罷了。現在我也放心了，即使你如果再吞一粒下去，我也不來阻止你，即使你把兩粒都吞了下去，至多也不過再睡二十四小時罷了。

……不但如此，我這幾天，神經也不大好，肝火也旺得很，讓我也來吞一粒，做一場春夢，好不好？

（在這時候，遠遠的街上有人在那裏喊着「晚報要麼？」還有「大政變！農商部總長入獄！交通部總長自殺！」汪聽了以後，腦中便發出了無數的？？？兩手掩住了太陽穴，不知不覺的又坐了下來，同時幕又徐徐的下來了。）